

寻找一种

谈论方式

——“文革”后
文学思绪

程文超〇著

50282

寻找一种 谈论方式

——“文革”后
文学思绪

程文超◎著

RBC72/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一种谈论方式——“文革”后文学思绪/程文超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3.

ISBN 7-306-01291-6

I . 寻… II . 程… III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I206.7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44 万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序：真情与文学的承当

谢冕

程文超这本书的副题是“‘文革’后文学思绪”，它的内容涉及这一阶段文学的观念解放和思维革新，涉及方法的引进与运用，也涉及创作和批评实绩的展示。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而且驳杂的书，因为是关于一个文学大潮的综合的描写和记述，因此，它更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书。它保留了“文革”后文学演化的匆匆行色，也寄托和传达了作者在这一年代里文学的思考。

这个如今变得遥远了的文学时代，充盈着弃旧从新的批判和创造的激情。它对于以往文学的历史性变异充满了严峻的质疑和反思，对于扑面而来的春天解冻的暖意，则充满了再生的喜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那个匆匆而至的时代无论如何，总意味着一个结束，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这一个文学阶段是承前启后的，对于以往曾经有过的文学被驱逐和役使的历史，它是一次庄严的告别；对于将要到来的文学对于人性的重新确认，以及文学的重获自身（包括作家不受干扰的自由写作以及文学多种审美功能和秩序的确立等等），则是一个新时代的同样庄严的宣告。

黑暗年代的消失是如此的突如其来。尽管前面依然是艰难的路径，却蕴有无限生机的文学春天的梦想。那时节，饱经苦难的人们来不及擦拭身上的风尘和血污，便投入了这个中国文学艺术复兴的狂欢节。诅咒黑暗和死亡，歌唱光明和新生，有不尽的悲痛和欢欣需要倾诉。而禁锢年代人们失去了活跃的文思，开禁之初，新的只是乍显初露，来不及熟悉；倒是顺手抄起了原先的家

伙，在废墟上进行一番清理瓦砾和消除污秽的圣洁的工作。

笔者本人就是这样清洁队伍中的一员。程文超虽然年轻，却也有一些“文革记忆”，也算赶上了那一切的告别和迎接、抗争和欢呼。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都显得有点匆促，也有点急迫。这都是自然而然的。经受着突然相遇的喜悦，人们似乎没有耐性等待情感的沉淀。程文超这本书就这样保留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传达了那年代特有的灵感和激情，尽管有点如作者自述的那样“歪歪斜斜”，但毕竟是鲜活的，有生气的，充满了期待和幻想的。

现在有人喜欢责备那时的幼稚和天真。作这样责备的人多半未曾亲历过那一切，或者仅仅因为他失去记忆。他们说那些话很容易，因为那年代发生的一切多半与他无涉，或者他压根就不乐意与那一切保留什么关联。他们无须为那一切动情。然而，我们、以及本书的作者和他们不同，我们经历过苦难，因此知道告别和结束苦难的可贵。中国的文学新时期是我们获得再生的纪念。现在，本书作者把这一切展示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自然地获得了一种重温记忆和保持历史画面的欢愉。

这里展示的也许并不系统，但难得的是那一份真情。本书的写作对比目下的一些写作是大不同了，而最大的不同，是本书作者与他的谈话对象之间保有密切的联系。他有一份建设的热情。当他在做那一切的时候，有一种事事关切的投入。现在的某些人们——不论是从事创作还是从事批评——应当说，表现了相当的成熟。这是时代进步的证明。他们可以相当娴熟地操练着手中的笔，但却缺少一种与那一切息息相关的热情，比比皆是的是那种“超然物外”的冷漠。这种心态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是一种致命的缺失。我们现在读到的程文超的这些充满了热情和关怀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他所认定的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热爱。程文超的工作对我们无疑是个启发：一个什么都不承当的文

学，和一个什么都要承当的文学，同样是一种病态。

程文超是我获得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后第一位前来攻读学位的学生。来北大之前，他已经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新锐之气。北大和柏克莱的环境催促他更快地成熟，他于是置身于我的那些最勤奋和最有才华的学生的行列。我以拥有这样的学生而深感欣慰。这不仅是由于他对文学事业的坚定和敏锐，由于他在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的直逼本质的穿透力和准确而精采的语言表达的才能——这一切对于文学研究者的良好素质他都不缺乏，但是，超越这一切、并为我特别看重的，则是他的人品。这是一位让他做什么都让人放心的、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我接触和认识许多很有才华和智慧的青年学者，但像程文超这样文章、人格完美结合的人却不多。程文超的文学观念很开放，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坚持，却很“守旧”，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他身上的统一，生发出一种罕有的魅力。

获得北大的博士学位之后，程文超去了广州。他的南行得到了我的支持。我自己就是在少年时代离开家乡，独立地经受艰难生活的锻炼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如此，南下的时间不长，我欣喜地看到他很快地熟悉了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环境：珠江文化，岭南风情，市民情致，都和谐地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的文学、文化思考于是更广阔和深入。我为程文超学术事业的新的展开而高兴。他的充满活力的进取的姿态，无疑是对我至慰。这本书要出版了，我适将远行，匆忙的准备行装的间隙，零零星星地写下如上这些话，算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的嘉许。

1996年8月31日于燕园

目 录

序：真情与文学的承当	谢冕 (1)
第一编 眼睛的哲学	(1)
从反馈角度看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	
——兼谈文学是一个系统.....	(3)
系统方法、文学观念及其他	(19)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	(32)
自然美与人类	
——与严昭柱同志商榷	(42)
语言与思维方式	(48)
在诗歌语言的背后	
——兼谈新诗走向	(52)
“真”是什么	
——与荒野商榷	(57)
高晓声的新探索	
——浅谈短篇小说《绳子》的艺术手法	(62)
谌容小说创作的结构种种	(72)
《祖母绿》的参照系	(88)
第二编 聆听历史的脚步	(97)
浪漫精神与浮躁情绪	(99)

文学观念变革的一个环节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选》序	(110)
夏娃觉醒之后	
——新时期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情感历程与时代意识	(120)
“男性化”趋向：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	(173)
痛苦的文学幽灵	
——中西女作家小说创作比较	(178)
三十来岁的叶梅	
——从《三十来岁的女人》谈起	(192)
试谈楚良的审美情感及其艺术表现	(196)
创造：挣脱自己的跑道	
——读吕运斌作品随笔	(208)
永具活力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对文艺的谈论	(211)
 第三编 众声喧哗的世界	(223)
现象世界的文化审美与文化现象的审美世界	
——阿城、郑万隆、李杭育小说创作鸟瞰	(225)
情与理的矛盾	
——评《鲁班的子孙》	(237)
圆圈——“人”的足迹	
——读《热谷》、《人字棚和金三角架》随笔	(242)
用心灵去“听”的音乐	
——读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	(247)
文化人群里的荒诞世界	
——读汪洋的长篇新作《无爱的情歌》	(250)
也说荒诞	(262)
战争：对人格的严峻剖析	

——读王火同志的长篇《日落乌啼霜满天》	(265)
王大鹏的灵性与力度	(270)
激流与平川：人生的一个隐喻	
——读《冲出峡谷的河流》	(274)
诗本无形在冥冥	
——谈方方的艺术才能与小说创作	(278)
都市忍不住的思念	
——刘益善诗作浅谈	(288)
 第四编 灵光圈消失前后	(295)
制造灵光圈的人们	
——论从“十七年”走来的作家	(297)
“空白”的回音	(313)
灵光圈的消失	(317)
辉煌的失落	(320)
与一个古老故事捉迷藏	
——读余华的《鲜血梅花》	(324)
放逐“谜底”之后	
——1993年度《花城》小说综述	(334)
金钱与文人的尴尬	(353)
美女与作家身价	(355)
 第五编 批评的悲壮与悲凉	(357)
批评的寻求	(359)
“追思”九十年代文学批评	(371)
文化挣扎时代的文学批评	(377)
在历史的关节点上	
——谢冕与他的文学批评	(433)

永远的独立思想者	
——谢冕与我们的时代	(443)
在互补中开拓	
——谈两部批评学专著	(456)
告别二十世纪	(461)
我与批评	(470)
第六编 叩问珠江千古梦	(473)
“文化”对“眼光”的叩问	(475)
“彼岸”后文化景观	
——广东当下题材电视剧琐谈	(479)
边缘的精灵	
——广东文化中的平民性	(494)
不灭的智慧	
——传统在文化重构中的价值一瞥	(505)
珠江：千古文化又一川	
——谈电视剧《情满珠江》的选择	(525)
“门槛”上的故事	
——谈李逊《坐在门槛上的巫女》	(529)
《梅花魂》的叙述特色	(533)
令人灵魂颤栗的人生过程	
——萧殷的文学创作	(536)
寻找一种谈论方式	
——就广东文化问题答友人问	(546)
后记	(549)

第一编

眼睛的哲学

从反馈角度看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

——兼谈文学是一个系统

那是谁？哈，陈奂生！这个曾经是“漏斗户”主的角色，摘掉帽子以后，上了一趟城，在高级招待所里呆了一夜天，不想竟在全国城乡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他索性闯入都市，“转业”当了采购员，又意外地在某些臭气包上捅了几个大窟窿，使各色人等为之一震。重返故里时，虽然算不上衣锦还乡，却也是“大获全胜”而“班师回朝”。然而那 600 元钱却使他于心不安，在农村新形势的吸引下，他终于解甲归田、重操旧业。陈奂生人虽回家了，但他的形象却大踏步跨入了当代文学的典型人物画廊。他以他特有的姿态，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占据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位置。同时，他也给读者甩下了一个谜：高晓声是怎样想到要用系列小说塑造陈奂生形象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又为什么如此成功，小小四个短篇，竟使不少中、长篇小说为之逊色？

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分析，还不能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答案。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不应孤立地研究某一事物本身，而应研究过程。这里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①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马克思、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上册，第 240 页。

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系统”的概念。现代科学已经强有力地论证了恩格斯关于世界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的英明论断。大千世界，尽管形形色色，但都有着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把万事万物组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多种系统。事物都是在系统中存在的。任何事物本身只是它那个系统里的一要素，而系统的本质并不是系统中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脱离系统而孤立地研究某一事物的方法，已经变成陈旧的了，因为它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本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对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倾向越来越显著，科学技术已发展到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更高更新的综合阶段，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带来了新的更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而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理论成果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则为论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理论来源。“系统”已被越来越多的同志当作重要的哲学范畴，指出它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不少同志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及其理论的新成就，提出了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要求。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观，今天，应该进一步把它“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高度来加以论证。”^① 这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学，也是一个系统。它是创作——欣赏、批评——创作这一“过程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中，既包括作家通过作品作用于读者的过程，也包括读者通过鉴赏、批评作用于作家的过程。文学这个“灰姑娘”，她不只是创作、作品，也不只是欣赏、批评，同样不是作品与批评的简单相加，它是作者与读者、作品与批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个新的东西，是“创作——欣赏、批评——创作”形成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结

^① 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合在社会生活这个大系统之中。只有站在系统论的哲学高度对文学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本质、发展规律等。孤立地研究作者或读者、作品或批评，都是有益的，但严格讲，都不是研究文学，而是研究文学的某一要素。

这一点，在我国文学界至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多年来主要是作家作品研究。当然，研究本身是深入的，是有巨大成就的。在这一研究里，当然也包括着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政治、继承与借鉴、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品内容与形式等等重要课题，但是，研究这些都是从作家作品角度去进行的。它的局限性在很多地方都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用这种方法研究文学，使我们难以解答许多文学史上的现象。如古代文学史上，艺术成就高于“三吏三别”的大有诗在，为什么有些诗早已被人遗忘，而“三吏三别”却千秋传颂？当代新时期，曾经有一批写爱情、写伤痕的作品轰动全国，尔后不少写爱情、写伤痕的作品在艺术上甚至超过了前者，为什么竟毫无反响，有的还遭到非议？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仅仅从作家作品本身去看，是远远不够的。而我们的某些论文，则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只唱颂词。一个作家出了名，一部作品流传下来了，或者产生了影响，那么，作家、作品的一切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有些同志往往在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身上，用尽了所有能找到的形容词。假如翻翻报刊评论，你会发现，在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作家身上所用形容词、溢美词的雷同程度已经有点叫人吃惊了。中国的语言不能说不丰富，然而还不够用。假如我们能用系统观去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研究，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近十几年来，国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接受方法”，亦称“接受美学”。它反对单纯从作家作品角度研究文学，主张把读者作为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这无疑突破了传统方法的某些局限，对文学研究方法带来了新的变革。不过，“接受

美学”仍在发展之中，它的变革还没有最后完成。它主要从读者角度研究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作品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主张只从读者角度研究文学。这就告诉人们，“接受美学”还未能达到自觉的系统论的哲学高度。我们对“接受美学”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应有批判地借鉴，使它与我们的传统批评方法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更高处，对这些批评方法进行综合，从联系的角度，用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文学。尤其要注意过去被我们忽视的方面，比如，读者的欣赏、批评是怎样对作家发生作用的，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其中有些什么规律？等等。如果能把这些问题都纳入文学的系统研究之中，我们的文学批评将会产生新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反馈，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的新的概念；反馈方法，亦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所谓反馈，是指某一事物输出某一信息产生某种结果后被输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的过程。它原是控制论的概念，现在已被当代科学广泛利用，成为当代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概念。运用反馈概念来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反馈方法，它运用系统活动的结果来调整系统活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不是毫无联系的，它们有很多相通之处。反馈，即是它们的相通点之一。文学这个系统中，也有反馈，也需要反馈方法。从系统论角度看，作家创作作品，发表了（或以其他形式流传），即是输出了一种信息。读者收到这个信息（作品）后，对它进行欣赏、批评，读者的评价、观点等便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这种信息如果被输送回作家那里，就成为反馈信息。这种反馈信息包括对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对作品思想和艺术各个方面评价。它必将在某个角度、某种程度上影响作家信息的再输出，即作家的新创作。如果作家能自觉运用反馈方法，分析、利用反馈信息，调整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在思想、艺术上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将会

更加适应时代、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能自觉地运用反馈方法去分析文学现象，将对我们解开某些疑难，研究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规律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以前十分注意社会生活、政治观点、文学的继承与借鉴等对作家的影响，这是很正确、很有益的，但却忽视了反馈这一对作家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这就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局限性。只有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反馈的作用；注重反馈的研究，也只有注重研究文学中的反馈，才能更好地研究文学这个系统。

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试图从反馈角度看看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

系列小说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新型文学样式。在我国，它主要是当代新时期才逐步被作家运用并开始受到评论家注意的。然而，它已经以它年轻的生命，以它吸引人的魅力，以它并不丰繁却沉甸甸的果实显示了它不容轻视的生命力。系列小说与我们通常见到的多部曲（三部曲、四部曲等）小说不同。其不同点至少在于，多部曲小说在创作之前，基本上有个总体规划，运筹帷幄、全局在胸：写几部、每一部写什么等等。而系列小说在创作之前却基本上没有总体规则，有时第一篇小说写出后，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写后几篇。那么，是什么又终于促成作家写成了系列小说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是：反馈。只有当作家发现他所写的人物、事件等（输出信息），在读者中、在社会上引起了某种反响（反馈信息），而他那人物、事件还有可供创作的潜力（已有信息）时，他才将反馈信息与已有信息组合，加工、创作出第二篇，又依同理创作出第三篇乃至更多。不是吗？高晓声在创作了《“漏斗户”主》后，创作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张抗抗在创作了《夏》之后，创作了《去远方》、《雁》、《晶莹》。（蒋子龙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创作了《乔厂长后传》，虽还未发展成系列，但亦可从中看出反馈的作用。）